

國朝常州駢體文錄

國朝常州駢體文錄卷第五目

卷施閣乙集文下十三首

陽湖洪亮吉稱存

與孫季述書

與錢季木論友書

與崔禮卿書

與孫季仇書

出關與畢侍郎牋

東阿尋西楚霸王墓記

鉏月閣記

城東酒壚記

適汪氏仲姊哀誄

長儷閣遺象讚

刑部福建司郎中趙宜人葉氏神誥

翰林院編脩記名御史銜山蔣先生碑文

蔣定安墓碣

國朝常州駢體文錄卷第五目

國朝常州駢體文錄卷第五

卷施閣乙集文下

陽湖洪亮吉稱存

與孫季述書

季述足下僕遠閱千里不覲一土日惟陳書頰仰宇宙夜
或秉燭驅役魂夢昨已冬始寒尤逼人狂風一來吹卷出
戶稍遲未暇已過牆外南鄰朽桑蟲厚逾寸敗葉既盡時
來齧人車聲過巷牀几皆動土既不實俟陷窟穴離離黃
蒿乃長屋角間塵積畝反不生脚地幸稍遠掩戶避客偶
出酬接皆至失歡一再以思未識何故計念足下願戀墳
墓思遂南歸寄跡兩舍而田不滿頃松才盈寸溝水未活
谿橋不成以此數事尙遲年載當復移家近冢就姊謀居
對誰營巢徙魚築宅林鴛說魂水鳥養性招邀耆儻訶叱

鄰狗一廛之外更築生壙門皆東開易見日月穴必西向
暱就父母松陰一樹承以椁株魚田半頃圍此蟹斷更望
足下能來同之當于屋旁爲構數室贍身之具取給園蔬
歸魂之棺仰此林木時直霜露言羅雞豚祀親之餘謀以
醉客如此數歲卽復奄忽良可不恨嗟乎積瘁之士寡至
四十者况開篋而視已有傳書入隧以觀全具骨肉後世
知我不詳何人及身而思惟有足下自非親暱誰能深言
勉謀殮饗幸畜光采

與錢季木論友書

昨復枉書極言友道昔觀吾子之面今知故人之心輒貢
鄙誠要于永好蓋僕縉紱之道有二端焉學問之友必先
器識拘于一隅難與高論談性命則爲周孔言訓詰則稱
鄙儒特性所祠糾其違而卽同非聖方冊旣載舉其失而

便爲違經此一蔽也言無智愚時有今昔渾敦窮奇以古而足貴垂棘和氏以近而不珍此則宛邱旣平必當高于泰岱悼物尙時亦可等于蟻封此一蔽也據近定遠屈前就後苟卿儒術見黜于後賢蒙縣著書致譏于里塾視犬之字斥爲委談猶龍之言疑非確議此爲仲尼之識不及千里師新安之經反尊于闕里此一蔽也復有神明本昏胸臆是任讀易半卦已疑軒義哦詩一章便嗤鄭衛張頰植鬣持不根之論窮老盡年爲無益之學謂日月可廢矜其一鐙謂菽粟多事恃其夙飽此又一蔽也又或遂厥初非矜彼私學愚公移山智士亦同其識陋儒談天經師引之爲證此雖賢者之過亦一蔽也若夫事必究其原論必求其是解帶一室鄒魯不能欺其半言馳輪九垓嵩華不能搖其一瞬研幾極神深識殆聖求之吾儕亦有人焉性

情之友要于至誠非我有咎疑詩人之不真豈不爾思爲
宣尼所深歎而近世之士或以齷齪敘雁行拘年輩爲鱗
次何云締交乃左雄限年之格何云結友成正始服官之
簿此一蔽也聲譽起落引爲重輕軌跡顯晦據爲高下郭
李盛名必難言其紕繆毛辭賤士或至掩其琳瑜此一蔽
也執彼此之見以致參商因趨向之殊忽離膠漆孟公鴟
夷形張竦之短伏波畫虎懸季良之失此一蔽也又或以
志意而合以門戶而離仲宣賦筆乃不嫌于司農叔然學
徒必先讐夫聖證此一蔽也又性有喧宗質有華樸子雲
沈思強中壘而亦默向生好遊戒王邑以疾走究之失其
一長或至兩敗則亦一蔽也若夫脫略繩檢求其性眞白
雲在天望之而可見風雨如晦思之而不已半面之雅鬼
神無以閒其隱片言之誠金石亦將輸其烈求之吾儕又

有人焉足下卽其一也僕又恨吾鄙之士幼而定分長遽
疏節或智竭于一官或識昏于妻子耳目所及不能離夫
簿書形骸若遺未嘗踰乎寢榻而足下則師瓊邪之不娶
學平陽之若寄落落如玉處于朱門明明如月成其素履
淮南之雞犬雅于薛公之賓客河間之簡冊親于中山之
家室染翰終日至忘寒喧披圖一朝或遺冠履此僕之所
深悉也乃或操筆萬語貢于所知求人作箋以荅顯達頻
云采薪逃簪笏之席或乞急假榻名山之廬觀白鷺之羽
穢其塵容攀青松之枝寄此幽挹此又僕之所深悉也僕
舍足下又將何與交哉蠡水之側間營艸堂距僕先人之
閭半里而近東海再舉卽焚麻衣吳興一朝或解華組相
與商略疑義宴談晷日招莊生于濠梁致蔣濟於側舍樂
何如哉相去千里氣候頓殊僕客汴水日餐黃沙君官四

明乃飲碧海倘因翔鴻時有覆我

與崔禮卿書

禮卿足下霖雨南北泥塗接天驚禽不飛巢樹越月東渡
清濟西抵河洛麻麥千里川原百重披林知晨映水識夕
登陟勞頓宿患轉失奔車乎熒陽覆轍乎成臯暑疾破腹
言停偃師炎風裂衣乃徑留谷時值溪夜危連十車土囊
陰陰千丈落月誰樹冠斗鳴巢冒星車巖崩雷雜以谷響
時復臥起不識昕夕沈沈燭光映曉青紫驚沙濛濛當午
黃赤如此三日始抵平陸更復馬首嶺雲千里隨夢雁足
飛雨崇朝灑袪雲山校奇殊涉遐想念切吾弟南行涉江
颯驚蛟龍擢壓魚鼈茫茫混混始復觀海殊足增長氣識
濬鑿心智海日上樹披篷而觀江豚逐舟瞪目而視者矣
歲華不居游議已極往者都下羣從如龍連輿接茵尤在

吾弟齋居盤盤言笑宴宴晨樹撼離于以極興夜寢列燭
求其說魂始知美酒一石增劉伶之狂嘉言三復損臧仲
之疾非曩季之愛不及此矣近聞楊生夢符遽遭此見僕
亦遠病重有姊喪秋堂流螢不夕已臥東陽帶圍減此盈
握潘岳病髮時玄一莖追亾悼存撫近念遠以此慘戚遂
減跳盪時復咄咄如何如何吾弟方在盛年尤復嗜學大
經收其視聽羣史供其口實暇則縱權幽遠振袂原野壺
觴既列遠憶狂客松徑落落肖我直致則亦西望不樂北
遊方遙丁生丁生履端共此廖宋哲曩既別亦寡音耗遠
聞太公循績斯茂所得如此并報吾弟東鴻若西有以答
我

與孫季仇書

亮吉白季仇足下別後五旬亮吉亦渡風陵徑條谷裏人

蒲坂之寺哭友巫咸之山鹽池既屈馳蔣生之寓書熊耳
回經憶錢君之昔辯道路饑渴存亡在念兼以獨遊時涉
遐想非復曩時共載之興矣然而沿平洛汭遵彼汝墳七
聖皆迷之野獨爾驅車耦耕不輟之鄉猶承指道幽憂之
思亦閒以篇什寄之閉置二旬始達樊城臨池而舉觴尋
碑而墮淚越日乃舍騎登舟白鷺出樹回翔可觀潛鱗上
竿尺寸皆市惜沿漢入江之樂不及與足下共也暑月正
滿當抵武昌行攜濁醪上揖黃鶴彭蠡既泛卽指北江回
日再當詳書與足下耳長安人海之地尙望稍節語言謹
慎嗜欲相見尙遠我勞如何亮吉白

出關與畢侍郎賤

自渡風陵易車而騎朝發蒲坂夕宿鹽池陰雲蔽虧時雨
陵厲自河以東與關內稍異土逼若街塗危入棧原林黯

慘疑披谷口之霧衢歌哀怨恍聆山陽之笛日在西隅始
展黃君仲則殯于運城西寺見其遺棺七尺枕書滿篋撫
其吟案則阿嬰之遺牋尙存披其總帷則城東之小史旣
去蓋相如病肺經月而難痊昌谷嘔心臨終而始悔者也
猶復丹鉛狼籍几案紛披手不能書畫之以指此則杜鵑
欲化猶振哀音鷲鳥將亾冀畱勁羽遺棄一世之務畱連
身後之名者焉伏念明公生則爲營薄宦死則爲卹衰親
復發德音欲梓遺集一士之身玉成終始聞之者動容受
之者淪髓冀其遊岱之魂感恩而西顧返洛之旅銜酸而
東指又况襲生竟天尙有故人元伯雖亾不無死友他日
傳公風義勉其遺孤風茲來禩亦盛事也今謹上其詩及
樂府共四大冊此君平生與亮吉雅故惟持論不同嘗戲
謂亮吉曰予不幸早死集經君訂定必乖余之指趣矣省

其遺言爲之墮淚今不敢輒加朱墨皆封送閣下暨與述
庵廉使東有侍讀共刪定之卽其所就已有足傳方乎古
人無媿作者惟豪艸皆其手寫別無副本梓後尙望付其
遺孤以爲手澤百亮吉十九日已抵潼關馬上率啟不宣
東阿尋西楚霸王墓記

予以屠維之歲始夏之月夜抵東阿舊縣與舍弟及長白
穆君尋西楚霸王之墓維時暑日傾谷炎風滿山元扃旣
臻雙壠兀立尋碑讀之云有李將軍從王死實耐葬焉嗟
乎史遷不紀其名班氏竝逸其說獨使田橫之客揚義魄
于東潮彭越之臣振哀聲于西日子實恨焉且夫世之誦
大王者徒以淮陰歸漢范增去楚生有簡賢之名虞兮一
歌駿馬再歎死惟玩好之戀以此短大王百詎知一土靈
靈剖心生前孤忠英英納肝身後如生之面入九地而不

灰已裂之皆伴重瞳而不暝炎漢國土或攜臧弓之冤楚
邦遺臣獨高羸鳥之諛大王之愛士至矣將軍之報主忠
矣是知三戶崛起得死士而能然一人從亾較與王而烈
矣天之亾也人何恨焉于是索茲邨酒敬奠英魂昭臣主
之大綱破古今之殊說可知元松濯濯不偃漢家之大風
庶幾青壙陰陰猶上秦時之明月是爲記

鈕月閣記

鈕月閣者延陵主人讀書之所也其地也交徑四出惟植
疏棊間塵一隅滿貯明月每當殘雪欲澌條風乍挽疏筇
半簾香意一室雲外之鶴不招而自來巢棲之禽戀景而
忘去招邀羣從爰集勝侶洞簫鳴于閣中琴韻飄于塢外
陶陶焉灑灑焉此閣之所以名也其外則山積萬丈溪流
百折大石兀立飛泉布空幽徑過鹿時時一鳴危潭出魚

徃徃五色陰厓霰零當晝亦暝溫澗氣燠過秋仍等此則
漸江汎水或與其源天都齊雲此爲合脈者矣其內則一
几數榻前堂後軒晝則願愷一廚書則荀勗四部蠻紙萬
幅有沈約手鈔之書隄麋兩螺爲李尤自製之墨胡蝶過
牖時尋幽人芭蕉拂塵不延俗客因樹之屋何以過茲鑿
坏而居斯其足矣僕媿結中外交兼紀羣少日攢勝疑嘗
過門先人結廬近不數武他日給金門之假過玉山之居
任昉之米色如桃萼琴高之魚銳若竹葉主人其飯我于
閣中乎是所願也

城東酒壚記

城東酒壚者余弱冠之時與亾友黃君景仁馬君鴻運及
今知南陵縣左君輔文學蔣君青暉諸人讌遊之所也地
則面橋背市浴林枕溪闢園製亭截椽作閣風驟出其前

雲樹亘其後酒則隔歲之釀東西接楹魚則截流之舟尺
寸入市摘疏田之晚翠啖瓜圃之深黃棗斜日以出戴曉
星而歸霸陵醉尉雖冒禁而不訶吳門市卒恆闔扉而見
待此數子者又復逸氣溢坐高談接雲平子作達則一市
縱觀阮生狂歌則四筵循聽北牖之日倏去而倏來南溪
之流時涸而時溢撫青松以寄懷指白首而要誓蓋亦極
酣嬉之致窮日夕之勝焉當是時也自以爲七尺之身金
石比之而不及百歲之遠更僕數之而難終委巷棄甃當
與浮屠爭高名廚製羹較諸酷暑尤熱除蜡臘之外無非
合井之期際霜霰之辰彌驚宴集之數矣嗟乎言笑宴宴
信誓旦旦而咸池之魂已招而不返燕市之魄復墮而不
收逝者戢景一棺存者繭足萬里沈酣之醉骨與冥漠以
合耶窮愁之涕洟雜風雨而逝落半宵之談如隔乎數世

七子之飲幾疑爲昔人蓋曾不卅年而市廛已移遊侶頓
改城陰幾尺不蔭黃公之墟危橋數尋寧來謝客之屐升
茲毀岡弔彼陳迹則去我不顧者東逝之波瞻望弗及者
西馳之日而已暇日偶得故園玩其遺詠渺爾數子墮若
秋空之雲怛然一身自疑遼左之鶴遂作是記以志感云
適汪氏仲姊哀誄

乾隆四十六年七月十二日日在西隅亮吉客西安使院
得舍弟京師報書知仲姊之喪質明爲位而哭烏呼哀哉
天高不聞喪我哲舅伊惟哲舅閨闈之仁烏乎哀哉秋林
隕風嘉實首墮高厓驚雷迅羽早落固知本傷者稔隕巢
崩者卵毀而未墮之翼迷音于霧雨在林之柯甘志于搖
落是可傷矣不有聞微曷云紀實烏乎哀哉姊諱蓀先府
君次女也先是府君舉一女婉孌穎惠未期而殤府君哀

銜于心朱識厥臂及姊生前志宛然固知一齧之肌恩延
乎再世盈掬之淚沈痛乎九地雖在甫生而孝德已種矣
年及毀齒出就女師誦盤中之詩工九九之算先王父尤
鍾愛焉年十一遭府君喪育于外家外家女兄弟十數人
聯裾爭華簪首耀玉見姊工作爭走馭之姊曰是貧女職
也夫奚以恥桃林披華靡追乎遊讌風雨如晦尤勤于夜
織一樓不遷十載于此焉一夕女兄弟十數人共坐室中
比舍同祿延及寢室闔坐盡走不知其然姊獨卻入室中
扶外王母龔太孺以起人以是異之伯姬待姆無下堂之
嫌劉姜叩天獲反風之應誠孝之所格也年十五通論語
毛詩蘋藻可掇無忘乎飲泉簞瓢亦怡陶陶乎婁空時伯
姊已出室母舊多病一室之故姊實總之檐日杲杲曩先
人之賜書樓風蕭蕭值嚴親之諱日間趙女之哭哀感路

人聆樂姬之論化及鄰媪從舅氏妻董安人名知人嘗目
姊曰端敏之性必宜爾家柔仁之資亦儀其母爲中外稱
首矣年十八歸國子監生同里汪君德滑相夫有禮處家
以勤上承君姑內接同室汪固巨族食指數千每伏臘有
辰或值宴喜堂寢左右列盈盈之百筵居鄰東西陳莪莩
之束帛侍婢林立行僮候門姊指畫裕如應機俄頃伯妯
歎其敏洩媪媪以爲神明于于焉肅肅焉豐約各適其宜
者也姊事母孝一歲迎養常及十旬亮吉以貧故輟讀姊
哀其志俾得卒業梁安定之室樊媪繫其輕重李伯度之
學穆姜益其神智姊自處尤約曷滌曷否服前時之嫁衣
一餐再餐同守舍之薄餼然而釵之數質則周六親之貧
倉之婁匱以拯四舍之急益廓如也晏如也前後凡產四
男四女今惟一男四女在姊嘗謂亮吉日吳下之俗入室

之女資千金而靡吝授經之男脯一束而殊慊子每病之
是以多金延師先日供具所以教者靡不兼至今子已授
室幾有成立而姊遽以卒烏乎哀哉歲在丙申遭吾母喪
姊及弟五人拊踊一室自是凡出處動靜必咨姊後行姊
哀其衷撫視尤摯逮亮吉舉順天鄉試姊貽書及之勉以
世德乃昭昭之言方鏤厥膺而冥冥之棺已闔厥視言旋
言歸靡復伯姊之問松耶柏耶遂拱女須之里烏乎哀哉
姊生乾隆五年十月二十日卒以今年五月二十五日年
四十有一遂爲之誄曰

金瓯不存澤蘭永逝惟姊之孝申乎易世祁祁府君訓方
惟義亦越慈母柔規靡替有鶯其文有玉其質哦詩習算
儒服是試歲之重光云值閔凶子羽飄搖室遷于東婉孌
諸姬耀羽綴玉姊居其間布裳整肅鄰之不戒焚其東南

赫兮沸湯伊誰克撲一女之勇逾乎百男惟茲諸姬自謂
 靡及厥馨英英中外咸集歲華方殷事此夫子伊惟德門
 克匡厥事慈親之訓民生在勤惟姊承之富而能貧盤盤
 一編朝夕靡替云茲衰祚以望子季疇昔蓬居凝沍之辰
 持編夜歸憶姊候門入室爨火不溫姊勸我讀達乎
 陵晨承師之資惟姊是恃曾三十年靡敢厥志重泉既反
 見母有期云此弱弟行猶棲棲伯遵乎西仲居于北言旋
 言歸靡有年載烏乎哀哉暉暉日月人斲其壽我獨異斯
 曷云不驟晏晏室家人慶厥居我獨異斯入室而吁曾昭
 昭之昔戒復沈沈之別淚星離離而幾易魂遙遙而莫逮
 昔昔之期夢姊于庭若戒塗而南適勅子季其東征朝陳
 書而發冊懼宵兆之不禎詎徂春而徂夏慟一死而一生
 烏乎哀哉父兮母兮惟姊從兮曾是鮮民不克其兮欲報

之德惟姊申兮曾是鮮民顏之醜兮情憧憧而哭姊志惋
惋而悼姑感衰宗于五載曾十輩而九殂維賈逵之永歎
服仲由之不除庶百年之倏忽永嘉觀于淵塗

長儷閣遺象贊

長儷閣者吾友孫君季述妻王孺人之棲止孫君悼亡時
所署者也桃枝互幔松陰灑窗歸魂之房入銀燭而不輝
同心之帳棲流塵而易故墮釵在握遺粉鬢容爰成永逝
之文迺有傷心之賦然而艸本忘憂禽原竝命窗深共坐
紅圍四面之筇韻險借吟墨染崇朝之頰春寒而手握微
溫酒冷而衣香互覆又况華星被野晨露迷原翩爾來斯
溫其如玉爪痕在竹畫自何年衫景驚魚窺來靜夜比肩
而尋幽壑擁背而候江湖境難淹於百年魂遂斷于五稔
夫三辰離離初無停鏡之景四海浩浩曾靡駐波之萍葉

離枝而咎風禽類巢而怨雨達士之識已悟無生騷人之吟方悲未艾于是遵茲徃屬寫彼遺形脣朱不塗帚碧猶稽誓長帷而不娶畱空室以自娛可爲情逾于分哀過其禮者矣象成屬爲之贊僕固未之許也繼思散其哀以達其志爰爲之書其首云

朝暉嫌明春色賤冶零愁淒淒川積想傾野魂兮雖斷猶手一編韶華幾時落葉積前悟浮生之易盡兮亦何必希平大年

刑部福建司郎中趙宜人葉氏神誥

宜人姓葉氏諱貞世爲蘇州太湖廩人浙江分巡鹽紹台兵備副使士寬之長女刑部福建司郎中趙君繩男之淑配也生而淑慎動合儀則又聰朗善鑒柔嘉有文自夫結褵逮于屬纊無疾言無遽色門內化之姻鄰宗之蓋夫人

生自鼎族歸于德門葉氏自少保公以來趙宗由宋魏王
以後均代有達人世著清德庭誥二首擬于額門女誠七
篇方諸曹氏而是時句吳於越之俗吹羅綺則障天排管
弦則沸日婆羅曼衍之戲與節序並陳踏青上己之游與
冠蓋爭勝以市媪佐談燕以廟覲代醫療是以沈沈畫閣
祀青溪之小姑宛宛紅閨雜黃冠之女士謝夫人之整肅
尙接濟尼寶太君之嚴明亦通巫媪習尙所在賢知交讖
者焉乃宜人之爲女也則秉副使君之懿訓其爲婦也則
守恭毅公之家法曲江從宦伍相之濤詎觀太末侍親刺
史之屏不識迨夫里居益嚴矩矱僮僕受範內外秩如安
志枕溪之宅馬戶之禁斯嚴平仲近市之居魚里之優不
入溢衢社火婢不窺門隔院鐘魚尼難闖戶以閨閣之從
風肖臣門之似水焉宜人則更繪列女于寢頌其格言祀

先姑于庭以爲師保語笑不達于鄰跬步不踰于闔早焚博具蠶織之婦難休嚴絕禱祠高明而鬼不瞰若其貴而能貧儉以率下也翟第之服與滌濯而竝陳莞蒲之筵而粗糲之是饋諸父諸舅之至乃昇牲牢二分二至之期斯羞魚菽亮吉大母爲恭毅公女孫幼時頻隨至里第起居宜人視若猶子閱其孤童閭門之教以宣亢宗之期斯切凡宜人之以身爲範遇物盡誠之道亮吉又多得之目見焉天性孝友篤于弟舅德公罹禍文姬則流涕以言羯奴廢學道蓋則正容而悟以先臣服官之訓勸茲夫子以大賢行己之法望其所生故長君襄玉次君球玉皆早有令聞鬱爲時器時刑部君供職于朝蓋宜人之教居多云疾病遽嬰不臻耆耄以乾隆四十九年十月十日卒于里舍春秋六十有三越三年葬于城東黃塘鄉之黃塘原方宜

人之卒長君襄玉服官京師不及視含斂故高柴之反里
兩泣者三年獻子之服喪加人者一等亮吉呼天之痛早
歷歲時見星之奔同茲莫逮鑿寒泉而弔景聞風樹以傷
心敬于几筵是爲神誥并申以頌曰

化之覃敷門內斯起如何世族鮮克由禮閨風之振繫惟
哲人神明不惑矩矱是遵家人師師惠而不怨熒熒孤童
誨我無券搯臂之痛椎心亦遲庶幾無忝夙夜以思

翰林院編脩記名御史鉛山蔣先生碑文

先生諱士銓字心餘一字茗生江西鉛山人也先世吳越
著姓彭錢世家祖諱承榮年十數齡值明崇禎甲申之變
萇楚無室哀錢王之孫宛童寄生作蔣侯之裔父贈君諱
堅生有異稟長而奇貧陳萬游俠惟云濟人申韓刑名祇
除害馬年四十六始娶鍾太宜人逾年生先生先生含宏

深之資稟倚魁之行年四歲母鍾太宜人教之蒨桐葉以
習書裁竹枝而成字聲滿一室智百常童時清江楊勤恪
公以主事假歸過瑞洪見焉藥肆問奇先知遠志衡門訪
友卽號通家越三歲鍾太宜人授九經畢贈君攜先生遊
澤州擊楫于洪河停車于霍太鼓接天之浪定異常鱗嘶
向日之聲知非凡驥館于鳳臺王氏者數年王氏樓接百
棟書連十楹先生達晨而觀終歲已竟時者師宿儒咸在
驚趙禹之無害傲叔向而不能年二十二始隨贈君還鉛
山其年卽補博士弟子員時左都御史錢唐金公德瑛視
學此方見而異之有奇人之目國器之稱焉逾年丁卯舉
于鄉越十年甲戌以試授內閣中書又二年補官充
誥敕撰文中書舍人明年丁丑成進士改庶常自
朝考及散館皆列第一授編脩前後充

武英殿國史館

皇清開國方略文獻通考館纂脩官一爲順天鄉試同考官京察一等記名以御史用省中四戶天象應其休徵海內一人人倫資其模楷中壘之校祕閣是曰兼官永明之策秀才號稱得士偉矣哉仙人入宦東觀比于神山漢官定儀太史高于上宰此先生之官也回翔館閣云惟廿年眺覽巖壑中逾十稔武陽之干進若彼成都之守靜若此然而陵雲一賦

天子幸其同時涉湘逾年

九重歎其不見是以道馭六合前席聆其極言威約百僚當官容其臥病長揖之下上相以矜名士之呼

禁中所定此先生之遇也至若雷電倚戶恣其發揮雲霞在天從其崩裂植筆岱宗竝月觀而爭秀回瀾滄溟與尾

閩而競納五字朱竟薄海誦述以迄殊邦一篇甫成薦紳傳鈔暨于女士紺耳之造象必乞高文駢臂之傳經亦求定說繡平原而絲貴圖洗馬而縑空此先生之名也丁卯乙未遭贈君及鍾太宜人憂哀至卽慟哭無常聲又終鮮兄弟一妹聯其景形我送舅氏外家均其休戚祁黃羊之薦友鄭罕虎之知人匹士未達夜寢于焉不寤一夫未安齧坐爲之畫策爲上客設饌無改八口之飢與疏宗合居依然四壁之立此先生之性也執亢錫之柄以扶倫紀踞寵狐之識以飭士林王貢在位風俗比于鄒魯賈范入官節義崇于性命故臺省未入已生列柏之風惠文欲冠先起避聰之諺有緇衣好賢之雅墨車疾惡之聲焉此又先生之志也梁木易萎激湍不駐以乾隆四十年二月二十四日卒于南昌里第春秋六十有一逾年歸葬鈴山禮也

海內人士知與不知異聲而同哀遠奔而近赴烏乎哀哉
蘭芷之芳不得見霜膏明而焮翠羽而殃痛彭城之廉里
悼交州之讓鄉是知三尺之石不足書百年之行盈掬之
土無以掩蓋代之名而松楸甫萌若有待于恆榦華表旣
時不無望于歸魂此則化人之委蛻入戶贈之三號柏堂
之隕身臨穴增其一慟亮吉先生前主安定書院時肄業
弟子也文舉之來魯國先蒙小友之呼步舒之至江都遂
受專家之學立碑置墓植表景行烏乎隨武子之德我欲
觀于九京郭有道之文均不慚于一字

蔣定安墓碣

君諱寶善字定安從舅企宸先生幼子也澤門之哲長號
多姿江夏之黃生而善悟爰自能言之歲卽標獨異之稱
母董安人尤愛之以善病未令苦讀也所居枕谿樓閣尤

勝成童後出居外舍軒楹啟日雲麗迷花門徑臨波風疏
振柳羣從既盛執友時來饒茲勝地之吟益以華年之樂
君顧簡靜無所嗜也默然視增城之移陰與飛鳥之過跡
則停觴以思淒淚忽墮故銅臺之遊乏謝莊而寡韻南皮
之會有吳質而損歡一日借送友人葬夜歸室冷無寐秋
蟲鳴階鑑薄景于星河弔浮光于林露是夕言神鬼之事
甚悉烏乎君蓋有悟夫年命之靡常而修短之合致者矣
君之卒以瘵疾遺命以道士服斂爲詩若干首母不忍觀
亦納諸棺中化形之鶴猶愛羽衣讖字之蟬偏隨病骨子
與君知愛特甚自君卒及斂嘗守君之寢烏乎哀哉生何
如死願入夢以諮魂夜已嚮晨尙陳尸而待暝君以乾隆
三十年歲在乙酉七月二十一日卒年二十有三卽以其
年九月附葬于先人之壙禮也君聘妻孫氏誓節不嫁奉

姑以居雖無子之痛較甚羊舌而嗜義之念有重熊掌可
嘉也矣子爲君從表弟少君三歲懼夫江水衝溢高陵或
沈爰爲立石于墓而誌其歲月云

國朝常州駢體文錄卷第五

國朝常州駢體文錄卷第六目

更生齋文十六首

陽湖洪亮吉撰存

天山贊

瀚海贊

火山贊

三益齋銘跋

平生游歷圖敘

金秀才學蓮三李齋詩集敘

與崔瘦生書

荅章徵君天育書

誠子書

游京口南山記

游城北清涼山記

游幕府山十二洞及泛舟江口記

自下洋川取道游九華山記

游天台山記

青芝山下卜鄰圖記

陳姬吳荔孃壙志銘

國朝常州駢體文錄卷第六目

國朝常州駢體文錄卷第六

更生齋文

陽湖洪亮吉釋存

天山贊

自涼州以西抵伊犁凡七千餘里地勢積高天形轉下其橫互南北界畫中外戴雪萬仞排雲百重半傾以上靈禽不飛百步之外姓霰尙炫者皆爲天山亦名雪山北人所呼爲祁連山也夫天者特積氣耳今祁連諸峯尙有出積氣之上者又況外則積鹵中臧秀靈松栢芝菌延年養生之藥無一不備寒暄晝夜風雨姓晦之節與外適殊縣瀟飛瀑高逾石門雲液石乳百倍天目而世人不之知逸客不之訪者豈非以徑路絕遠逾流沙瀚海火山風穴之險始足以盡其奇邪且漢世雖嘗通西北國矣然票騎浞野

挺劍持戟既無意于搜奇博望定遠鑿空進孰亦不期于
攬勝是則天地之奇山川之秀盛不待千百載後懷奇負
異之士或因行役而過或以遷謫而至者一發其底蘊平
夫太華太室僅中土之奧區南條北條又此山之支絡爰
爲之贊曰

積高惟天誰能企焉抗不相讓實惟祁連首沐塔里足排
居延萬古積雪無人及顛其標挺外其秀貯腹松栢撐拄
高出若木我登支峯意欲濯足洪流洶洶斜出飛瀑

瀚海贊

自嘉峪關以外皆屬戈壁古所云瀚海亦曰流沙亦曰大
漠亦曰鹽磧今略計之玉門敦煌安西哈密巴里坤奇台
古城薩木濟阜康烏魯木齊瑪瑙斯呼圖壁綏來精河伊
犁之頭台二台三台以迄鎮堡所在三道溝疏勒泉格子

墩長流水松樹塘菩薩溝肋巴泉三箇泉木壘河安濟海
滋泥泉四十里井蘆艸溝等有水艸者不過二十餘處餘
皆戈壁也平沙漫漫寸土不入極目千里殊無遁形陰陽
未分霜雪不積禽畜則四足二足以上艸木則一寸二寸
以下飛鳴杳然萌蘖頓絕水泉則遠至三百里五百里方
可負汲程途則久至二十日三十日亦皆霧徧甚則怪火
時出光逾日星陰風倏來勢撼天地鳴沙逐人則迅雷無
其厲也飛石擊客則霜刃無其銛也烏乎此亦天之所以
限中外而域南北乎蓋凡不火食而露處前後至六十日
方抵成所爰爲之贊曰

沙行如龍欲出天表昆侖束之怒氣猶矯冥冥日月有暗
無曉人行箸沙如蠟之小一風排空車軸競飛十里五里
愁無據依白氣周而玄雲盪摩時出丈火曾無勻波

天山贊

伊犁之南渡渾河五六百里有天山焉俗名八達坂爲道
葉爾羌西藏要道其冰一日數坼亦終古莫解高尙增霄
下絕九地能分軫陰陽回轉日月過此坂者必以子夜入
馬半道亦輒聞天傾地裂之聲或竟有陷入無間者聞合
旣倏孰窺神奇呼吸未周已判人鬼每星郵羽檄取道于
斯雖蚊行蠟步蛇枉魚孽咸震慄失形回皇墮魄然舍此
以往別無他道若天風不鳴月魄晃朗涉其顛者又輒聞
百丈以下弦管絲竹嘈嘈竝舉聆其清聲絕肖子夜或以
爲流澌沙石上下搏擊其幽咽吞吐響或類斯亦卒莫究
其奇矣主宿頓者必日撥回戶二十鑿穴棧穴梯以通過
客余偶隨將軍至此旣訪其靈異又其測幽隱爰爲之贊

曰

陰陽顯晦倏爾萬變飛仙失足亦墮無間久梢爍日波未
閃電清商夜聆奇鬼晝見危茲達坂高乃百盤南馳于關
北走大宛洵洵隆隆地軸半埽熇熇燦燦天宇五色

三益齋銘及跋

持訪祕籍攜遊名山藜鏝校閣松明掩關秦鏡號齋漢瓦
製硯鷗吻尙張龍蹲尙見

右漢瓦硯銘

其圓若升其陷若井殉茲口腹幾斲要領過期不貳悔或
可追庶幾昕夕視此雲雷上有雲雷文

右漢銅敵銘

虹飛知姓墨潤識晦晁天日月視鏡向背胡文周郭古意
在鼻星仍暈綠字尙流漆

右漢漆鏡銘

三器皆漢物竝二十年前于西安故市上得之自此常挈以自隨未嘗暫舍己未秋獲譴自請室出戍伊犁行旣迫促衣履皆不獲具可云無長物矣而瓦硯漆鏡尙攜以共行惟銅齋則時已戒飲獨付兒子齋歸庚申正月望日行未抵烏魯木齊五十里猝中寒疾欲臥僕人已布籛條斂手足矣殘喘未絕尙屬從者以二物爲殉嗟乎可云嗜之癖矣夫古人患難生死之際妻子僮僕一不克自隨而杜伯山獨拳拳于漆書古文趙臺卿又諄諄于四賢之畫象何所見之不廣歟然古人亦有念微時之敝篋敗筭遺簪墮珥者或亦仁人不遺舊之一端也是年九月旋里三物旣已合并因鑿卷施闕北楹貯之并名曰三益齋而各爲銘因以自儆云

平生游歷圖敘

夫有用世之心者，上壑旣難，挂懷抱濟人之具者，閒適亦乖。本念蓋務其所急，而置其所緩也。是以少翁仕而百畝荒，元卿歸而三徑治。前詰所爲，卽後事之師也。子幼孤貧，然亦嘗有大志，又湔磨師友，飽飫慈訓，冀得稍展尺寸，以報所天。中年入官，而心性迂拙，言語慧直，又加以不識趨避，動乖事機，思之慨然。時有退志，至己未奔國，卹入都，遂以語言文字致罹大辟，幸。

聖天子全之，百遠戍絕域，未及半歲，遂蒙赦歸，製寬博之服，以代銀章，種青蔥之蔬，漸息肉食。又生平性嗜山水，輒迹所至，幾徧寰宇，纒鑿幽險，冒犯霜霰，若飢之于食，渴之于飲，未嘗暫離自奉。明旨不令遠出，于是登涉之志，巖壑之願，亦遂輟焉。壬戌長夏，以暑疾卧，更生齋年家子陸生過訪，生固奇士，尤工染翰，稔子之好游，又陟歷廣也。乞

爲道生平之奇與怪偉錯愕可一不可二者雷兩晝夜余
隨所記憶絡繹告之生歸自以其意爲余作十六圖圖竣
并乞詳本末于後遂各繫以贊前八圖爲及侍太宜人時
內外所陟歷則腸肥腦滿志壯氣盛頰仰八埏陵厲一世
之志概也後八圖則皆太宜人見背後事是又淒風苦雨
震雷激電千態百狀萬死一生之境地無不備焉嗟乎以
壺上待死之年敘高密畢生之事其達也亦嘗召對麒麟
之閣持衡龍虎之方錫謙而入承明抗言而驚三殿其窮
也亦嘗受誣牖上之業履致窘里中之墨尿感異品于園
疏泣奇溫于襖絮其動也亦嘗登五嶽歷九藪渡駭浪而
百重越龍沙而萬里其靜也亦嘗插架萬卷十旬而卒業
傷舍半畝崇朝而畢功軌跡不可爲不奇百目不可爲不
廣矣況身縱間退而一世尙不吐棄陳幣者接于戶間字

者踵于庭名位已盛求弁首之一言穹碑既磨乞銘幽之
數字親戚藉其餘潤妻子因而不饑出覽百里則道釋欣
從後車間登一丘則童交歡爲拄杖又寧非再造之後更
生之餘蒙覆載之德宗祖默祐而能若是乎他日歸魂而
上岱宗含笑而依親隴尙當爲泰山主者告之并述于吾
父母及素所親暱者也午卧乍起作此報陸生竝以爲敘
云爾陸生名伯才

金秀才學蓮三李齋詩敘

夫傷心之士吾知之矣于四序爲秋于六時爲夜爲西日
之光爲下弦之月爲零雨爲飄風爲啟明之星爲先集之
霰皆先事而生感緒轉境而鬱悲懷危苦之語出于豐腴
蕉萃之情根于髣髴烏乎沈湘投汨之後代不乏人于宋
得一人焉曰鮑參軍照于梁得一人焉曰江光祿淹北周

得一人焉曰庾開府信唐得二人焉曰李協律長吉韋常
侍莊雖顯晦不同通塞異致其情一也若吾友金生學蘊
者以功名之士期之而渺爾不顧以承明著作之才望之
亦夷然不屑惟以傷心之士目之而翩爾來斯吸其泣矣
嗟乎是豈所望於生者哉而生若舍此卽無所位置其故
亦可得言焉生饒于才而富于情甫當弱冠之年兩抱中
閨之戚定主簿之情先傷瘵疾就樊姬之館已染沈痾屢
悼童烏仍傷金雀永朝兮永夕銜恨無窮九地而九天靈
愁何所遂使霞晨月午露晚星初筭亦寓愁艸皆銜怨精
衛有未填之海蜀鵬無可望之鄉駕言出遊愁思之領千
折挂席以往惶恐之灘百重憂能傷人事可知矣故其所
爲詩類皆黯爾銷魂淒其動魄沈憂入骨無可瘳之腰清
淚盈眸多欲彈之血言其格則晨風穉黍無其悲也飛蓬

杲日無其怨也白雲黃竹無其清也錦衾角枕無其豔也
境地若此又何三李之足言乎烏乎嗷紅萬古化碧三年
我倘知君誰曾解此覩忘憂之艸庶永今生續傷心之銘
用爲茲敘云爾

與崔瘦生書

瘦生足下昨攜屐過訪足下已遊吳門過梅里布輿東飛
悵望不及屈指歸權尙無期日高閣兩坐益難爲懷整理
故書因得足下南溟之詩鄂渚之札諷誦往復詞旨悱惻
不報足下久矣足下得無恨乎然僕與足下形疏意親貌
遠神近前在絕域尙時時貢夢左右況今得暫同里閭乎
足下此歸寄居密親之所僕不喜詣人足下所知也然僕
亦有性所樂者嘗以爲黃金可求難者素友白璧尙碎况
乎浮生故每逢良遊或值勝侶覽畫不足續之以夜又遭

罹憂患悟徹生死妻子田宅均非挂懷惟遇一竹一石一
琴一艸苟有賞心之境皆存沒世之想况春社以後上巳
以前江南水鄉景尤奇麗粵始破萼禽皆出巢天浮淺青
水作深綠梨桃萬樹紅白競放薺麥百里青黃雜鋪時時
獨行故擾野誰往往高詠多穿白雲或輒遇知舊縱眺幽
遠行童攜壺每挂深樹壑老布席偏臨曲波摩挲粲粲朝暉
晚寒食溪魚煮綠園筍鉅青酒白風簾疏紅雪徑當午讀
史陵晨注經攜朋日屐語鬼宵半窮晝夜之觀極淋漓之
致其樂本可以忘死乎頃歸田以來被服粗陋惟于滋味
尚不盡忘然而霜前斫膾人效其方雨後整巾世傳爲法
每至塵市兒童隨之伺其語言競相傳播則亦不知其何
意也自念身歷九死足踏百險而筋力尚健神明不衰徒
步之遊尚可百里又回顧同輩年齒相若尚有應童子試

者而僕轉憶疇昔已忝擢上第回翔禁林出則握節方州
入則侍經帷幄雖年未至老人皆以輩行尊之且少耽訓
詁粗識險詠執摯之鶩盈于軒墀間奇之酒充塞庭棟訪
竹別墅多畱劇談尋粵東鄰咸喜過望雖灑埽應對教非
西河而磨礪切磋土半北面亦何幸哉亦何幸哉伏念前
之所歎者生平好遊宇內靈境十祇臻七以爲當待之來
世百昨歲忽發狂愚當斲腰領

聖恩高厚宥之以遠單車疲羸卽日上道有司不知敦迫
萬狀遂以十二月六日北出嘉峪關奚奴脫逃死友訣別
長城以外復判人鬼天地改色星日不曜積雪百丈流沙
萬里汗血之馬兩斃于道僅抵戍所沙同海飛入與天接
又或怪火四出燒雲皆紅狂風歷時衝斗盡黑龍蟬成隲
飛如蟻蝓山魘出游勢挾風雨念所不到目能逢之夷堅

志奇曾未及此願肩背所荷戈猶未溫赦書星馳已過百
驛天地之德厚矣日月之照普矣行路感泣又況身受若
乃一出入里歷三萬顛而復起僵而復活者正不計數
然宇宙荒遠之態人世詭譎之境無怪不投無險不歷方
得稍弛負僮歸卧林壑賓朋驚呼妻子雪涕百日之後神
理始定欲求良工圖所經歷午枕初貼爰成卧游宵魂不
寗尙歷關塞杜門省過沒齒戴德暇卽約束子弟課以耕
讀冀同濟民時納井稅期于未死之日不辜國恩奄忽
之餘無忝生我願斯足矣嗟乎自非親愛如足下者亦何
敢剖肺附出心曲以相示哉足下哲昆二人亦舊相識仲
爲婚姻伯則同歲然皆馳騁皇路雅志用世東帶終日腰
嫌其疲文書滿前手倦于寫與僕雅趣不同亦各行其志
也獨足下旣精楷墨不事科舉終日靜坐時而讀書陳編

朽腐輒得奇趣又性非泛愛交必擇友如僕之外投分絕少每與相對輒至歷時言笑宴宴信誓旦旦僕之所絕心折者僕又何嫌于足下哉竊足下歸尙欲綜生平所著書其旨趣意向有子弟所不及知者一一告之足下庶後世知其本末百穀雨旣屆庭筭亂歸期若遲恐值風雨

荅章徵君天育書

西台徵君足下昨歲比屋而處每一念及欣然過從及相隔百里此樂遂不可再庶幾稽亭之龍行雨至彼江岸之鯉沿流及斯或得藉申契闊耳又聞足下遭伯兄之戚值耶嫂之喪屏當篋笥以囊窀穸儉不廢禮哀至則哭足下之境何其戚歟歲發春麻衣似雪想更匿跡里門弔影蓬徑也然益思雖逝小同漸長家本義門之胄室有禮堂之書中閨雍穆無敬通之悍聲童穉笑歌饒栗里之樂事

秋銚課讀春筇助裝歌北門之詩夫豈交謫闕南向之牖
欣然含飴亦足以尉岑宗忘世態矣來書云小學六書時
時從事尉何如之足下既下董生之帷專沮誦之業精心
字指留意聲詩僕又恨近日學者呂登陸誤字林無新舊
之別子慎李虔通俗昧正續之殊甚至雍熙新附混作召
陵之編安南釋名滄入祭酒之籍則聲音訓詁之不講未
有甚今日者也足下昆季才皆過人但吹壘之爨曾少逝
梁之遊鼓瑟之點偏饒舞雩之樂一則面壁百日方烝烝
而皇皇一則鼻亭一隅轉泄泄而杳杳嗜好或不同也秋
仲聞鼓雒州之棹歌鹿鳴而來老蚌出珠光先照乎百步
甌生剖玉價迺逾於十城得之者無心賞之者有目矣又
承詢兒子飴孫近狀已令索金門之米寫蘭臺之書微祿
儻活衰親可養然老不自量願欲受童蒙之書壯而欲行

轉使謀升斗之糈足下得毋笑其老諄乎比作六書轉注錄及比雅聲類等均已告成不日返延陵之臬觀弔屈之舸樗火塞徑蒲莢滿觴海燕拂檐江魚入饌惜不獲與足下共百飽會讀書相見不遠此啟

誠子書

并詩

余以年迫遲暮不復能傭力於外又念女曹漸已成長回憶畢生之事冀弛日苴之肩郭外有薄田二頃城東老屋三十間使四子一嗣孫分守之以爲寡也則廉吏之子尙有負薪以爲多也則翁歸之家或餘賜鑑女曹能勤苦自持當衣食靡足百又余本中材不敢以大賢上哲勸女惟早承先訓門有素風易衣而出并日而食屢遭家難靡識世情忍餓讀書先大夫之遺語也財不歆非義福不歆非分處則孝於家出則忠於國太宜人晨夕之面命也慎之

哉惟儉可以立身惟恕可以持已儉則無求於人恕則無
忤於物況以單門而處侈俗涼德而承世業乎無昵宴朋
無染薄俗無是古而非今無陟前而忘後毋愛尺璧而不
愛修名無畏疾雷而不畏清議窮達本之於命豐嗇任其
所遭如是而已節孫年過三十處事尙不克平心是女之
短也惟編校故書尙知條理他日或當傳吾記誦之學百
余幼嗜六書長而不倦今符孫弱冠已過涉筆便諍又更
歷十師難成一技學之不脩亦已焉哉其餘幼子弱孫則
尙爭梨栗無辨菽麥顧念藝鞠之子縱非同生樹蘭之門
亦均共氣他日兄率其弟父課其子庶幾寒宗毋墜先緒
夫功名之士以身殉時勤學之儒以身殉古各有所好強
之不能在立志何如百形質不能與天地爭久姓名則克
與嵩華競高植足疾流學金石之止鑒景巨壑師江海之

寬勤則王霸之子蓬頭而不慙惰則任昉之裔衣葛而莫恤女曹慎之哉夫陶令達者也不忘於戒子魏收涼德也亦眷眷於遺言吾上不敢望泉明下不致同伯起是在女曹成吾之志耳又況承恩返里已屬更生憂患備嘗庶謀行樂每當朝暉入座夕月灑窗春樹欲筇秋林未擇何嘗不攜阮孚之屐泛漁父之舟東眺郭門西尋邨墅南湖樂其浩渺北阜陟其高寒挈伴以出行歌以歸但使入曾元之室酒肉尙陳過言子之廬誦聲不輟願斯足矣樂何如之今雖間雞而起尙擬著書秉燭以遊仍書細字然墓艸已綠鬢絲不玄素心之友蔭鬼燐而見招同氣之親出柏根而相望鬼者歸也歸其真宅庶有時矣自念生雖無似然不見屏於里閭不見譏於長者輒跡徧於九州姓字鐫於五嶽官不達而齒胄以之爲師祿不加而問字豐其

所贊詩文至五千首撰述至三十種門生義故百人箸錄
弟子三百窮老盡氣韜精斂竟終此天年從親地下以此
貽女不亦多乎伊維我祖於歛始遷中河之橋賃舍在焉
我之始生賃廛之左水何清淪桑亦阿娜他時築樓署曰
生我其生也瘁其死也休下壽六十吾又何求或有所求
厥惟允嗣後望百年上承奕世陸緒范范勛哉小子九垓
之內人同蛾多不自侈力資生則那東鄰歌鐘北寺擊鼓
嚴霜入門響亦淒楚人以爲歡我以爲苦欲貽子金我不
爲盜宦而巧取較盜尤暴鑿楹有蠹穿徑有螢益人神知
照我汗青療貧之術不出戶庭

游京口南山記

余自返遐荒卽思屏跡徒以邛壠在望松楸未盈縹緗滿
前警校待畢以是尙局跡塵市偶影妻孥然比之再隄之

木對林樾而顏慙拔心之艸值樵蘇而志揚勢使然矣杜
門省愆遂已間歲今夏六月始近爲百里之游避暑焦山
者旬有六日此山產于江心四面遼絕東瞻海門百里而
遠姓雨昏且心焉樂之獨恨無奇石峭壁可以跨陵星辰
隱顯日月且半山以下土氣純溼蛇虺入波黿魚上岸幽
翳荒遠非能久居初秋復泛太湖遊洞庭東西山往返淡
日然石公奇矣而巖壑殊淺林屋邃矣而奧突太深一則
參居半天易盡一覽一則深入九地同皇萬端蓋纒幽鑿
險之方非養性樂生之境矣若地近而勢阻迹幽而心逸
者其惟京口南山乎夾山招隱鶴林皆六朝以前舊刹也
益之以蓮洞之幽奇獸窟之雄峭八公之清邃九澗之曲
折山不甚高而石脈萬竅水不甚廣而泉靈一盂林壑之
美無心自呈日夕所需不求已給升山采菌便可盈斛沿

境拾果先能滿懷故人馳書時貽京口之酒同學問字頗
饋新洲之魚此則京峴左右實包良積書之巖徧湖東西
爲龐公上冢之路不亦去住兩便心形俱逸哉夫人生恆
軼七尺有所自來浮載百年倏焉已往而必欲于閨闈之
中房閨之內奄然待盡識者惜之此昔人所以寓悲于鐘
漏寄興于駒隙也游凡三日同游者僧三人焦山方丈巨
超攝山方丈今退居放生池靜室慧超夾山首坐恆讚導
游者僧一人吾鄉天寧寺知客禱雲也是爲記

天風動地水氣漫山月皎窺牖星疏掩闥禽聲分樹蟲響
各鷗初芬巖桂猶芳砌蘭疲韞暫歇獨鶴與間

右竹林寺贊

前惟竹林此則經臧百盤斯陡八廡以曠披帷孤眠攀樹
遙望沙日以飛江日以漲金焦兩丸如流岸上

右臧經閣贊

松濤驅雲竹屋披霧花纔破暝石已斷路如古時人中舍
盛怒嶽寄歷落底蒞悉露一寸靈臺湛然可觀

右師子窟贊

桑下三宿松間屢來厓虧日漏樹劈門開粲光作鏡香霧
成臺雲心頓剖石脇疑摧人方躑躅鳥亦徘徊

右蓮萼洞贊

雖無樵斲時有墮果雲從東來景赤如火幽禽欲出密葉
深瑣蒼蒼八公終古常坐庶惟淮南配此江左

右八公洞贊

夏朋雨絕飛鳥星散攢峯霧隱突谷霞爛我思古人夜半
始飯裁紅爲藥崩玉作饌

山僧製秋海棠玉簪
萼作羹殊有風味

風鈴乍歇

星閣已旦

右深雲庵贊

初陽上山行客下領纒幽匪奇恍墮習井青蒼既合日月
斷景披帷一僧意若修省殘燈熒然蜥蜴據頂

右招隱寺贊

飛仙故址選佛名場山頽以曲徑削而長千年粵朽六代
泉荒猶餘紺壁都帶斜陽瓜瓞繞屋復此深黃

右鶴林寺贊

游城北清涼山記

夫蒹葭盛則唵蟲集矣雲霞生則巽煙絕矣猶復紺宇斜
出瞰臨流之丹青藤上緣接過領之樹于是縱睇幽遠悼
歎今昔連山青而百里夕陽紅而萬狀艸露炫目天風振
衣聲搖離巢影入雉堞蓋曾不半日而城北之勝已俱覽
焉庵名隱仙樓則掃葉北登翠微之亭西泛莫愁之艇升

阜陟岡遊禽輸其捷鳴榘鼓懼潛鱗訝其狂陰谷蔽日流
螢已飛長林無風密葉自下金粟數樹與松萼競香秋棠
千株共玉蘂比潔泠泠瑟瑟涼生秋初寥寥蕭蕭境出塵
表興盡而返途窮乃歸經黃公之酒壚友黃仲則寓瓦棺寺最久指
徐君之墓樹謂袁大令子才即葬清涼山下歡悰方延哀緒忽振蓋數君
者靈爽尙接笑言如生而墳土已三尺矣旣傷曩遊復念
逝者同行孫君星衍汪君爲霖陶君渙悅亦竝有懷舊之
感相與彈琴賦詩盪此哀鬱迨至白日入地紅燈燭天始
復聯騎以前接坊而過臻于快園復預雅集亦庶幾曩哲
投轄之旨古人秉燭之義焉是日也孫君等各賦詩而亮
吉爲之記

仙桂兩樹吟廊四周中有道士儵然真儔沈沈冥冥夢與
天遊臨春結綺幻境都收四山歸雲琴出樹頭

右隱仙庵贊

萬樹蔽谷朝曠不通青苔緣階直至閣東僧飯一盂案有
鳴蟲秋燕睇之低飛竹叢誰開西窗天風掃空

右掃葉樓贊

清涼之西壁實陡絕一亭橫空揖日及月高攀雲衢下頰
石窟松杉千樹沿逕蒙密人行既難鳥亦數歇

右翠微亭贊

樹杪見水行殊周遮入門登樓東西采霞斜陽新月分照
十家白鷺之渚偏樓晚雅古情乍鬱回路方賒

右莫愁湖贊

游幕府山十二洞及泛舟江口記

余以辛酉秋仲送客白門事畢欲歸吾友孫君星衍送我
臨江之渚時日乍過午相與舍舟登陸攜一僧一童徧歷

幕府山十二洞厓增岫衍川虛谷靈雲浮景沈林隱壑顯
遂爾心游于虛神會于默光景倏忽游鞅回皇蓋僕行天
下多矣川陸之勝寓目八九巖壑之美羅胸萬千顧茲賞
心久失交臂未嘗不歎江表之境至此極焉其峭也如斜
行升天遽握斗柄其邃也如再轉入壑先聞飄輪其紆也
如蝸角已出仍盤羊腸其險也如熊櫓甫離更入虎坎又
或石頂裂穴形如彈丸厓旁關扉削若永巷眾壑旣美增
田亦奇其高低不齊赤白間出如墮星而圓怪火而裂者
名曰樗田其入地而紫通天而青縣厓挂壑五色濛冥者
名曰蘚田其榦虛而員節厚而錯叢生水眉迸出石腹者
名曰竹田虬枝鶴蓋兩兩夾擊不風而吟聲出金石者名
曰松田隨波離離影界水陸下拂魚尾上揭鳥足者名曰
蕤田以此五田間茲十洞遂復隱顯不測涼炎互殊削壁

萬仞腹背裂而通樵浮雲數重中央虛而過鳥樓臺東西以雲氣爲界畫巖岫曲折準鳥巢而升降梨桃多于粟米魚蟹富于蔥韭者焉晚日汪君爲霖孫君星衢接踵而至于是蠟屐既停蒲颿又舉載酒涉險竝舟浮江霞采極于新洲風棱生乎瓜步激電搜海魚皆上潮寒星點波豚不拜浪螢光浮沈沿岸遠近飛羽啁晰隨波上下半圭之月倏爾西行雙漿之舟逝將東邁小史羌笛長年吳歌矢晨露之詞衣夜行之錦樂且無極舟行不停視謝公之于牛渚供奉之在采石殆又過之蓋較量絲竹所以陶寫性情指揮煙雲亦以跌蕩山水古者之樂旣不讓夫有逢後來之遊庶可貽于無盡此又山靈鑒之江水司之者矣是日三鼓遂濡筆而爲之記

陰房不晨夜壑無晝每蒞中滿蝙蝠四走巖腰偶開日脚

忽漏危泉爭涌怪石獨瘦人行無聲龍蟄其右

右三台洞贊

四山流雲競入一門貯之不盡時復吐吞巖巒積勢藉此作根幽扉半開上有掌痕風泉夜朗煙景晝昏

右流雲澗贊

一石作壁孤陵青天眾峯西來意態亦閒山腰出樵禽訝其仙危轉百級無能及顛誰于幽絕嵌此華軒

右永濟寺贊

天與水泊曠無端倪一峯將積四壁絕依如鳥而翼亭亭欲飛再轉翠壑孤升丹梯月露渥頂天風灑衣

右燕子磯贊

自下洋川取道游九華山記

壬戌八月自下洋川將游九華梯峰礪川蹈險蹠暗凡百

有六十里甫至山麓過領四九峰三折柯沖榷領越水三
洋河麻川舒溪洋河合于麻川麻川合于舒溪下不十里
石溜瀉險卽青弋江也穿縣三太平石埭青陽均不及城
郭或遠至半程或近在百步時瞰閭井輕煙間之遐瞻浮
圖飛瀑又隔途次望名山二黃山則天都蓮萼近接眉睫
陵陽則洪領旋溪不越肩背又沿路可觀覽者蓮心之亭
石柱之灣烏林之社黃華之岑金光臺笠洞盡穴齋舒姑
黃鶴波悉鑑心初七日宿汪王岑月方上弦天若覆笠倏
竄入枕蝙蝠拂衾鷺鳴上樓牛羊下穴數寐數起猝不能
臥披霧入領追雲過橋依平杉構飯止梨栗日未昃已至
南陽灣樓臺破空厓壑頓遠是夕初八宿陳氏湛清園主
人明經蔚他出其弟爲呼綱師捕此溪鱮山筍裂徑秋菱
溢池烹鳴旦之雞漉隔宿之酒子弟聚立多于鳧鷖房廊

散空盡逼星斗飛雨適至煩袪頓除休乎北窗愜此清夢
翊日筍輿竹簾已布門外自屋後上領復四十里迺抵所
屆陳氏子弟之雋者二人偕行度澗越壑能言其名躡履
撰杖過愜所望石屋木柱危橋蔓支舍輿而行惕一陟兩
回皇峯顛屏息樹杪飲泉一甌未抵雨汗休陞百級纔平
喘聲徑逾精廬遠跡危巘山僧出迎忽訝素識披蘇讀碣
則壬辰年石刻在焉是夕初九宿捨身崖之東牖霖雹怒
飛松檟雜響雷斧劈牖雲光閃窗披衾驚寒穴竇望曙逼
殘漏冒宿霧復與二生拉一老衲尋所爲轉磨之峰摩空
之領木獸猛而若螫雲峰奇而欲飛時縫幽深時漏光景
蓋半日始徧歷焉洞外獨支房廊別一天地足力旣乏凝
神久之仍臻來途復飯故處始悉呼僦從下領時主人已
自江北回余少日同學也來迎山輿笑闢水榭盤羅川陸

話而今昔又命少子塾猶子壤執經于余卽偕行之二生也天曙別取道陵陽鎮以避柯沖之險過沙澗復飯于及門曹汝賢宅乃回是游也往反共五日上距壬辰年偕諸同人隨學使者大興朱先生筠過此信宿已萬一千一百七十餘日嗟乎回眸未周云已一世申臂俄頃先逾卅年以至昭昭笑言落落指顧珠玉之氣久幽于泉扃雲霞之光不升于天闕蓋前游十二人墓木拱者已十有一均未孫徂年隕以半道摩挲讀碑嗚咽語舊者僅後死之一人耳以視棲澗之鶴頂仍未丹蟠庭之松蓋初欲偃人之不能與植物動物等也一至此哉又怪乎山水顯晦各自有時陵陽棲眞神仙窟穴今則陞道棘梗厓谷晦霧而梁陳以前輿地不紀如九子峰者金碧蓋地丹青燭天赤松不遊白足斯集居者若聯房之蠶來者若赴垤之蟻相隔數

里間有所謂仙人子明與弟子安者已不能舉其姓氏矣
不又重可歎哉重可歎哉道中及登山所歷之境各繫以
贊共十六篇以貽明經及兩生

一川倒流波卷白電礙眉萬竹霧隱不見石亭當空樵徑
四义山偉闕門曉日正華

右蓮心亭贊

山既百盤谿亦百曲山水既窮天浮慘綠增巖疊障厭客
入井姓陽穿空時漏鳥影

右石柱灣贊

萬峰陰陰突出古廟褰裳入門綠竹如笑容夢正熟秋蟲
上牀雲光露景意與之涼

右汪王岑贊

千步石嶠下有怒溪時長時落倏無端倪雲嗟谷咽石隄

瀾阻老蛟窺人或以月午

右千尺嶠贊

中水小水咸輸大川山漏白道鴻奔響泉斜穿數縣直下
百丈四山彈琴合此清響

右舒姑泉贊

石上戴石危如累碁黑白未判仍思出奇如古畸人長劍
左佩雨零日炙臺笠破碎

右臺笠洞贊

黃禽白雀背負山雨穿松北來翅溼不舉陵欺谷壓賭勢
競高一風吹空萬木怒號

右南陽灣贊

過橋飛電正值天笑入門棱棱奇石礙帽新雨瞥下魚梭
亂飛意欲上樹藤爲作梯

屢變手勞於牋記而腕不欲休心瘁於描摩而興不可遏
遂至揭臧經之紙競寫紀遊坐團蕉之僧願傳詩設亦可
謂方外之勝遊塵表之奇福矣凡宿清涼寺方廣寺桐柏
宮者各一夕兩阻國清寺者二夕所歷者爲騰空領萬年
領寒風領桐柏南峯北峯赤城上寺坡下寺坡其得詩三
十首時嘉慶十年二月十一日也

青芝山下卜鄰圖記

夫煥館涼軒可以適體矣而必委心于邱壑佩玉垂組可
以章身矣而或寄意于樵漁是以朱門之內奇石因而磊
砢丹楹之秀珍鳥于焉翕集杞梓構室必名之日艸堂檀
欒斲窗爰號之日竹屋予以知宇內之榮觀必參以塵表
之遐想始足盡幽奇歷落之致乎然其道亦有一焉山陰
若邪鄭公采樵之里也襄陽峴首習氏種魚之宅也或因

彼故廬創爲新構釣游所在鱗羽因而改觀桑梓之邦魂魄以之生戀此則仁人懷土之思也抑或齊國男子忽遠占乎富春平陵高隱乃借廬于吳下東嶽道士至西嶽而幽居南山丈人或北山而訪宅以彼勝懷未妨隨地則達人夷曠之致也若賓谷先生青芝山下卜鄰圖之作尙亦是乎雖然先生嘗雅意于西谿矣就萬樹之梅于焉築室擘干枝之滿遂以蕩舟亦實極左江右湖背陰面陽之勝覽焉未幾斧斤不戒名勝久虛孤山之鶴倏爾移巢靈渚之魚從而徙窟而必欲就十畝之桑爰構百人之舍識者以爲過矣此青芝山下之所以改卜也其地也環之以笠澤拓之以吳淞極之以巨浸有海飛天盡之觀焉其山也引之以天平扶之以硯石達之以包山有雲興霞蔚之槩焉又且土膏之沃畝或數鍾山木之護枝皆十丈采蛤之

港通于螺田撈蝦之渚閒以蟹斲香成海而百步魚跳波
而十里此實海濱之奧壤山側之幽構焉樂子蓮裳萬子
廉山鄉里素心漁釣之舊侶也心期有年結鄰此日子是
衡宇在望笠屐互通分明月于檐前合湖光于鏡裏如欲
學道飛舉則靈威之丈人如欲泛宅浮家則天隨之逸客
有不應念而至招手以來者乎況自湖而西卽僕蓬茅之
宅也挂席甫竟已抵平溪橋芒屨一攜便通于竹徑絮中
冷之泉煎顧渚之茗市南潯之酒烹平望之魚相與登穹
隆步縹緲看雲半起眺月初升讀畫崇朝鳴琴中夜述燕
臺之軼事則耆老咸驚創吳下之新聞則儒流過訪葢紀
事之筆與垂綸之竿雜投學仙之書共經驗之方兼貯洵
可鎮塵勞于夙夜生神智于俄頃者也是爲記

陳姬吳荔孃壙誌銘

吾友陳明經蔚有別室曰吳荔娘歸明經甫一歲而卒明經傷之乞余爲志壙倉猝未果壬戌九月兩夜偶檢案頭得荔娘所作蘭陂剩橐讀竟憮然曰是其慧業或可傳矣因據明經所作傳略爲之志曰荔娘福建莆田人父農家粗識書義荔娘幼卽喜從父讀年八九卽學作五七言詩黍室之智可云無師椒盤之詞是曰夙慧然性絕愛潔每獨處一室其窗櫺几榻之屬光可鑑也香焚篤耨日必數周米飯桃粿晨無半合尤異者閩俗尙鬼荔娘獨不然歲時自展敬祖先外無所拜也姚江幼女不事嬖倖之神清源小家尤嚴腰臘之祀其智識有過人者焉年十四問名者踵于庭無適從也明經獨以後至得之迨結褵之夕卻扇之辰明經方賦詩催妝而荔娘答詩卽有嫁得江南詞伯之句可云識所歸者矣時明經以將軍之殘客得仙游

之麗人慕之者既多妒之者亦眾于是遂挈以歸江南度
仙霞之領則嬌鳥助其清音泛嚴陵之溪則潛鱗訝其明
豔望鷓山而弔古過虎阜以聯吟樂事賞心于斯爲極歸
青陽數日明經卽有秣陵之行而荔孃邁疾遽卒年僅十
六未及與明經握手設也嗟乎緜欽定情之詩士林方播
庾信傷心之賦鄉里已傳春甫半而先凋月未圓而遽隕
亦可謂悽愴傷情者矣明經葬之于九華山側原樹東向
不無情于故鄉唐蒙孤寡尙有懷于高格重爲之銘曰
生于海浦兮嫁于江沱降年何促兮賦才何多事君子兮
別所親志慄慄兮甫經旬一棺旣闔兮詩亦焚以松爲壙
兮桂作墳庶靈光之不闕兮吾知其不爲九峯之月而卽
釀五溪之雲

國朝常州駢體文錄卷第六